

# 《肯尼亚人》

原创 樹 忍冬自选集

2021-12-17

04:49

## 肯尼亚人

樹

“免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。”

——《主祷文》

-1-

我在《流学生》里写过，我住一间三人间。我的两个室友，一个是纽约上州人，叫杰克，一个是肯尼亚人，叫丹尼尔。

杰克是坐着父母的车来的学校，那是一个下午，他父母顺便给他带了许多东西：一张全家福，里面有他一个姐姐、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；还有一幅印刷画，是一朵四叶草的图案，一半是爱尔兰旗的绿白橙，一半是美国的星条旗。他们把收纳柜放在桌下，穿衣镜立了起来，小小的房间一时被挤得满满的。我也在房间里，就看了看，建议他父母把一些东西带回去。我还帮着把他床垫从上铺拿了下来，套上床单再扛回上铺去。他父母很感谢。

他父亲走之前跟我握了握手，问我：“你学什么？学医吗？”

我说，我学物理。

“学物理很好！”他父亲大声说，“我在纽约做股票交易，见过不少学物理的，都是些聪明人。”

他母亲说，“我们今天就尽快回去了，我还要回医院值班。”她的确穿着医护人员的蓝褂子。

于是我目送他们拎着大包小包走下楼去，心里想，学完物理后，或许真该把灵魂卖给金融。

-2-

在杰克之前的一天，丹尼尔在半夜到来。他只有两个行李箱。学校的老师把他送到房门口之后，叮嘱了几句就走了。夏天的新英格兰，空气中永是躁动，风扇吱吱呀呀地响着，但丹尼尔比我高出一头的身上却穿着一件呢子大衣，领口的皮草乌黑发亮。

他说，他自维多利亚湖旁边的家乡出发，坐了数小时车，从内罗毕飞到了法兰克福，又从法兰克福飞到了波士顿，最后坐车来到普城。

学校给他发了床单、被子、枕头和枕套，他套上之后就睡下了。我看了看他脱下披在椅子上的大衣，里子上织着熟悉的四个汉字：

义乌制造。

-3-

一看到丹尼尔，我就想到我在高中认识的另一个肯尼亚人，叫Irura，是住我隔壁的学长。他跟我好几门物理课的课友，学习刻苦，英文流利，最后拿着全奖去了麻省理工读航空航天。Irura跟我说，他父亲是内罗毕的一个律师，他在非洲上国际学校。他听说我要有一个肯尼亚舍友，很开心，教我一句肯尼亚的问候语：Kumamako。

以我对Irura多年的了解，我还是上了Urban Dictionary查了一下，果然不负我所望：

那天晚上我打算借此跟丹尼尔破冰。我对他说，我知道这是个恶作剧，但我的肯尼亚朋友让我跟你说一句，Kumamako。

他用他的大眼睛看了我一会儿，像是在理解我的话，良久才用磕磕绊绊的英语说，“你想说的是……吧，那是个很不好的词。”

我应了几声，于是幽默在第一晚死了，那是个寂静的夏夜，它英年早逝。死因：语言不通。

臭味像第四个住客姗姗来迟，在开学的第一周才搬进来。我们一时间找不出是什么原因。杰克的母亲一天来探望，捂住鼻子笑着说：“小伙子们，可要注意体味哟！”

味道是从丹尼尔那里穿出来的。我猜，他可能不太会用洗衣机，我便带他到地下室洗衣房里手把手教他，还送给他一袋洗衣剂。丹尼尔问我，不能拿手洗好，自己晾干吗？我说，这里天冷之后，东西很难晾干。他看了看洗衣机上面\$2.50美元的价格，并不再说些什么。

可即便丹尼尔学会了洗衣服，臭味也没有消散，于是我猜是丹尼尔体味的原因。丹尼尔拿肥皂洗澡，他把肥皂放在他书桌的架子上，我一眼就看得见。

可我总不能直接跟他说他体味太重。我对他说：“丹尼尔，用肥皂洗澡洗不干净，还伤皮肤。宿舍对面有CVS，你可以去买沐浴露和洗发水。”

丹尼尔看着我点了点头。

但他一直没有去CVS。他依然拿着他逐渐发糊的肥皂洗澡，每次洗完还会在洗澡间里遗落下一小块来。在洗澡间里捡了两块他的肥皂之后，我忍无可忍，去CVS给他买了一瓶沐浴露/洗发水二合一。

“丹尼尔，你以后用这个，洗得干净些。”我强挤出一个微笑。

然而臭味从未消失，它在302号房里住得理所当然。伟人有云，敌进我退，我买了个睡袋。我成了流学生。

我们宿舍曾是有说话的时候的。刚开学的时候，宿管让大家一起填个问卷，商量个“宿舍公约”。问卷里有一题问，我们每个人几点睡觉。轮到丹尼尔填了。他说，他大概七八点睡，两三点起。

我和杰克都吃了一惊。我们本以为丹尼尔第一周作息不规律是在适应时差，但没想到他才是时间的主人。我安慰自己说，丹尼尔来自肯尼亚乡下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他是大地的儿子。

又轮到下面一题，问我们宿舍里要来客人，应该怎么互相通知。丹尼尔说，宿舍里来客人了，其他人应该都要回避一下。毕竟，大家要谈女朋友的嘛，他笑了笑。

开学后一个月的一天，丹尼尔问我和杰克，他怎么才能交到朋友。他说，他看我们都交到了朋友，可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的确，我每当路过食堂门口的时候，都能看到丹尼尔孤零零地坐在室外吃饭。

杰克说：“你有上大课吧？我看你上化学、生物，你们的那些大课，有小组讨论吗？”

我说：“对呀，你可以跟你同一门课的同学交际。还有，在布朗也有别的肯尼亚来的学生吧？”

丹尼尔浅笑着点头，说了半天，我们才意识到他求友心切，想要我们带他转转，把他介绍给我们的朋友。这怎么行？我和杰克都婉拒了他：“好朋友得自己找。”

丹尼尔离开房间之后，杰克转过来对我说：“我知道这有点直，但如果丹尼尔能把身上那味道清干净……他才有可能交到朋友吧。”

于是杰克买了一瓶空气清新剂，每次回房间都对着空气喷几下。可丹尼尔一天却把他劝住：“杰克，能不要喷吗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鼻子……对这个敏感。”

杰克和我相互交换了一个绝望的眼神。对于别人的习惯和体质，我们不好说什么，也不好指责什么。于是一切都归于沉默，我们宿舍不再有说话的时候了。

沉默不久被打破了。那天我回到房间，发现有几只飞虫。定睛一看，竟然着落在丹尼尔的浴巾上，绕着他的柜子和书桌打转。我拍下视频发给杰克，杰克说：This is unacceptable。

我全身上下都在生气，但丹尼尔是骂不得的。我把视频发给了宿管，把他叫了过来，当着他的面，把丹尼尔的书桌腾了一遍。他书桌下面的暗柜里掉满了薯片渣，他书桌侧边的抽屉柜里藏着苹果和香蕉。“丹尼尔，给你丢了你不介意吗？”

“……好吧。”

从书桌里，我们清理出来不少垃圾和食品，都丢在丹尼尔的垃圾桶里。我带着丹尼尔下楼去倒垃圾。我把装垃圾的塑料袋打好结丢进大垃圾桶，丹尼尔很诧异：“为什么要把袋子也丢掉？”

“嗯？”我一时没回过神。

“那袋子我用了好久……好吧。”

我于是跟丹尼尔努力解释，袋子是一次性的，装了垃圾就会脏，如果重复使用还会有味道。我跟他说，他可以用CVS买东西附赠的纸袋子。丹尼尔微笑着点点头。

回到楼上，是时候清理他的衣柜了。“丹尼尔，我能看看你的衣柜吗？”

“……好吧。”

地狱之门打开了，臭味扑鼻而来。他的衣服，干净的和脏的，混杂在一起堆在衣柜底下，因为他没有衣架。我，杰克，他，宿管，四个人沉默地看着这幅景象。

我和杰克把他所有的衣服拿出来翻了一遍，确保没有什么食物残留在口袋里，然后又叠好放了回去。丹尼尔的衣服都是一些短袖衬衣，格子的、条纹的，看来他很喜欢穿——他也是喜欢打扮的吧。只是这些衬衣被压的已经不成样子，坨成一团，干不干湿不湿，有些霉味，而霉味最重的是他那件义乌制造的大衣。

为什么会有湿气？在清空了衣服之后，角落里冒出来的一个熟悉的身影：他的肥皂。原来他每次洗完澡，都要把湿肥皂放衣柜里面。

杰克皱着眉头问我：他这大衣能洗吗？

我摇摇头说不能。这地方造的大衣，洗一回怕是要散架。

我们跟丹尼尔说，他该买几副衣架，干净衣服不能和脏衣服混在一起。他后来也确实买了两打衣架，可我一天看到，他的衣架还是被塑料包装包着挂在杆子上的，而他的衣服依旧丢在柜子底。而此刻他正光着身子穿着裤衩在床上看抖音，对衣柜的情况浑然不觉。

几周之后我又看到他挂了几件衣服上去，想必他现在已经学会挂衣服了吧。

-7-

我第一次见到丹尼尔哭是在十二月。

那天早上我微微醒来，只听到丹尼尔在打电话。打完电话后，他突然埋头抽泣，然后哭了起来。我躺在床上大气不敢出，等他擦干眼泪之后才爬起身。那天上课时，思来想去觉得不对，不能对身边的苦难视而不见，于是我给他写了封邮件。

他没回我。

我下课匆忙回到宿舍里，问他怎么回事。他看着我说，他最近过得非常不好。

“我错过了给下学期提前选课的机会，前几天又犯了胃酸的病。我半夜两点叫了救护车。”

“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，我等了四个小时，医生给我看了半个小时，不知道我是什么病，收了我七百美元，让我下周来做胃镜。”

“做胃镜又要三百美元，我真的付不起。我要把医院给我的预约取消。我没有钱了，希望上帝来治愈我吧。”

沉默许久。“你能向你肯尼亚的学长学姐们借点钱吗？”我尝试帮他想个主意。

“他们经济也困难。”

我说不出来，只好提供一些无伤大雅的建议。“保养胃脏的话，你也要注意你自己的饮食。我看到你吃披萨薯片比较多，这些食物吃太多对胃不好。”

“可是，学校的饭菜，我吃不惯。这些都是我自己在外面买的。”

去外面买饭？学校的奖学金可是包吃包住的……

“你有尝试过，在学校食堂多打点米饭蔬菜吗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你真的会喜欢吃蔬菜吗？”他微笑着不解地反问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可能也意识到沉默是尴尬的。他又看了我一眼：“你也信上帝吗？”

我看着眼前的他，咕哝着说着殖民者的语言，虔信着殖民者的宗教，在新殖民霸权的老巢被殖民者的料理搞出胃病。这一切都太荒诞。我想大声尖叫让他醒一醒，醒一醒！可他不会理解我的话的，他脸上永远只是那平淡的大眼睛和单纯的微笑。

-8-

在这对话之后我对丹尼尔日渐怜悯起来。我去了趟CVS，给他买了一罐益生菌软糖。我想，他可能是水土不服，补充一些肠道菌群可能会好一些。我又想，册那，我这学期在他身上已经花了三十美元。

过了几日，丹尼尔的闹钟在早上六点响了。我是两点睡的。他的手机闹钟是电子钢琴的干涩旋律，响了整整有二十来下。我迷糊着眼睛爬起来，发现丹尼尔不在他的床上。我爬下床去把他闹钟关了。

稍许，丹尼尔才进来。我压着怒气，严肃地跟他说，你走的时候，闹钟响了。

他说，对不起。

面对这个肯尼亚人，我绷不住了。愤怒、沮丧、诧异，我躺下转过身去翻出手机，敲出一行字来：

但生闷气也不是个办法。那天下午，我看到他在床上刷抖音，就问他他一般什么时候学习，让他给个具体的时间。

他微笑着说：“啊呀，你可能是看到我现在在刷抖音，没看到我学习的时候。我是想什么时候学习就学习的。就像我刚刚在学习，学烦了，就看看抖音。”

我问他：他从来都是这样？他不明白地看着我说，嗯嗯。

大地之子的幻想破灭了。我暗暗捏了把汗问他，难道他的课业不重吗？

他说：“我这学期三门课pass / fail呀！剩下一门课是project based的。三门pass / fail中，都是生物、化学、计算机之类的，是我高中就学过的东西，很简单的。”

我倒吸了一口气。他读的布朗大学怎么跟我读的布朗大学不一样？我还记得年初选课的时候，advisor老教授叮嘱我们说，pass / fail要慎用，专业课尽量不要用，每学期选修课可以用上一两门。毕竟，布朗虽然校风自由，可自由的代价便是对自己的成绩单绝对负责。丹尼尔是生物生，他这样怎么好找工作，怎么好读研读博？

但我想了想，丹尼尔不需要思考这些问题，丹尼尔也不会思考这些问题。他躺在床上看着他的抖音笑得咧着嘴。“学烦了就去看抖音”，是我触及不了的奢侈。

-9-

说到奢侈，我想，丹尼尔还是爱美的。他喜欢穿布衬衣，每天都梳头，他有时也会夸我衣服好看。我万圣节cosplay《鱿鱼游戏》里的孔刘，翻出了一套西装。他问我，衣服是哪里买的，多少钱。我含混地说，是很久之前在波士顿买的，记不得多少钱了。

其实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我的西装上衣是在芮欧百货二楼AMI那里买的，他们家的蓝西装色调处在海军蓝和宝蓝色之间，别家没有，羊毛的质感泛出暗暗的光泽。我的西裤是在波士顿Newbury街尽头那家Brooks Brother买的，它跟了我三年，卡其布的质感依然光滑紧实。

可是我说我记不得了。我看着他平淡而好奇的眼神，我说，我记不得了，买这些衣服得到波士顿去买吧。

他后来又有一天问我，他想买iPad，值不值得？我说，如果是他自费，还是不要。但他很好奇、很执着，我只好跟他找各种借口来说，iPad能做的事情，纸质笔记本都能做到。

他问我，我的iPad多少钱？我说，一千美元左右，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我暗自纳闷，不是没有钱来洗衣服吗？不是没有钱来买沐浴露吗？不是没有钱来做胃镜吗？为什么要买iPad？他不懂。他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我发觉我莫名地在为他生气，在为他感到不平。

我想，他不懂iPad值多少钱，不懂如何去规划管理他的财富或者时间，因为他从没被如此教育过。他只是幻想着能有一天用上iPad而已，正如他幻想着一天能穿上一身干练的西装一样。

-终-

此时已是深夜，正是丹尼尔半年前到来的那个时刻。我现在不想回房间，我现在不敢回房间，房间里又是一股体味和食物混杂的恶臭。Reading period不上课，我在宿舍待了一天，丹尼尔没洗澡。当然，五十步笑五十步，我自己也没洗，我打算明天早上洗。

此刻丹尼尔或许还在他的床上看他的抖音和YouTube， he说是十点上床，其实大多是在看手机。而我也在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刷了一会儿知乎，还下了几局棋。

事情总比我们想象得要荒诞很多，现实永远比批判复杂，现实永远超越批判。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批判。我如何怜悯都是居高临下的，都是于事无补的。

但我又很生气，又很惋惜。

Annabel在她的文章里说，“这明明就是一个被全世界骗着吃魔芋丝，吃到最后胃黏膜出血被骂活该的故事。”我曾经不明白这个魔芋丝的比喻，我现在明白了。丹尼尔被蒙着眼睛来到了这苦寒之地，他的胃黏膜不堪重负，他的钱包也不堪重负，然而我不知在经过他身边时嘀咕过多少句“活该”。

可丹尼尔必须离开肯尼亚，必须离开他那维多利亚湖畔的村庄来到普城，即便这所大学并不关心他的健康死活。我、杰克、学校、宗教、Thayer街上卖披萨饼的小店、苹果iPad铺天盖地的广告、美利坚资本主义特色的医疗体系，这是一整个系统与他做对。自诩“美国通”的我完全融入了美国社会，也就完全融入了这一系统之中，而常常不自知。

这整个系统就不是为了丹尼尔他们设计的。他们的无知在系统里被惩罚，他们的过失在系统里被放大，他们求救的哭喊在系统里杳无回响。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审判他，而他无时无刻不在疑惑自己因何而受审——丹尼尔平淡而疑惑的眼睛眨巴眨巴。

丹尼尔有罪，我也有罪，他人即是地狱，审判每一个肯尼亚人，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。我只好在深夜大声骂上一句：

Kumamako！

——

樹  
未认证神父  
精神猫猫  
人型X光机

